

据工作人员介绍，像这样的仓房现在常年处在15℃以下的准低温中，夏天最热时，粮心温度也不会高于6℃。而曾经的药剂杀虫也逐渐被绿色氮气杀虫取代，工作人员只要在仓房外墙上的“智慧型充氮”控制箱内简单操作，氮气就会顺着铺设好的管道，从制氮房源源不断地充入仓房，用替换氧气的原理使害虫窒息，安全又省事。

这些粮情监控和系统操作的核心法宝，藏在远处办公楼里每个工作人员的电脑上——“智慧粮库综合控制管理系统”。工作人员只要轻松动动手指，就能远程监控测温测湿系统、气调系统、通风系统、空调系统、测虫系统、制氮系统等多方面的数据，然后根据实时状况，远程控制开关。

随着保粮技术的进步，粮食的质量和口感早已今非昔比，且储粮场地的利用率也大为提高。旧白沙粮库75亩地的仓容量大约是3万吨，而未来新白沙粮库（旧白沙粮库拆迁，新址位于甬江中心粮库旁）规划占地只有45亩，仓容量却相当于老粮库的两倍。

彭小兔说：“现在甬江中心粮库的系统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智能化，在未来新白沙粮库中，都不需要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操控，而是系统会自动监测处置。”

除了日常的仓储保管，对粮人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应对突发事件。

甬江中心粮库负责人杨京是80后，他常听林荣和一些老粮人聊起白沙粮库的粮食保卫战——

1997年，临江的白沙粮库遭遇甬江水倒灌，粮库全员到岗，用沙袋为粮食加固增高防水堤坝，耗时两个多月翻晒被淹粮食；

2003年，“非典”肆虐，百姓恐慌抢粮，超市、粮站囤粮告急，白沙粮库迅速申请调粮，并请来电视台拍摄运粮画面，安定民心；

2008年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运粮困难，部分粮仓出现爆仓，白沙粮库迅速申请专列，排除万难，克服粮食中转难题。

去年，新冠疫情的爆发不久，市面上就出现了粮食可能告急的传言，超市、粮站就排起了买米的长队。

杨京深知，数量够，价格才能稳。他迅速组织大家在正月初二、初三就停假到岗，短短不到一周内，就出空了一间仓房近3000吨原粮，米厂加班加点把原粮加工成大米。

“老百姓们在市面上可能感受不到，其实那时候，我们已经加工备好了足够的大米，一旦市场粮源不够，就可以随时补上。”杨京说，“但成品大米比原粮更不好保存，当时那么多成品大米放在仓房里，压力真的大，天天是睡不着的。”

彭小兔说，过去的人，要始终确保家里有100—180斤的囤粮才会安心，但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，现在很少有人家里的粮食是超过20斤的，但粮人都深知粮食的重要性，所以吃苦耐劳、敬业奉献的“粮人精神”不敢忘。

像杨京这样的“新粮人”，虽然适逢粮库自动化升级的年代，但每天1—2小时下仓视察、每周一次亲手打扫是铁一样的惯例，守住全宁波60万吨粮食存量的底线，始终管够宁波常住人口6个月的口粮，是铁一样的使命。



甬江中心粮库工作人员展示智慧粮库综合控制管理系统。 徐露清 摄

华丽转身

1995年，23岁的彭小兔进入镇海庄市粮库从事财务工作，白沙粮库的盛名他早有耳闻，但1993年庄市粮库建成投用时，白沙粮库却开始走下坡路。

彭小兔说，那时，原来需要依靠白沙粮库中转运粮的周边地区陆续连通了铁路和高速，白沙粮库中转地位不再，渐渐退化成了单一的粮食储存功能。

而仓库老旧、设备老化、仓储能力不足等问题又让白沙粮库的“保粮”能力也捉襟见肘。于是，有了更大规模的庄市粮库投用。彭小兔说，白沙粮库占地面积75亩，而庄市粮库比它大了整整一倍。

进入本世纪，宁波城市的扩容、发展、更新再次被按下加速键。

随着甬江科创大走廊等全新城市规划方案的明确，像白沙粮库这样一度沦为城市发展“低洼地”的地块，开始陆续迎来新的“春天”。

去年，宁波人才之家和诺丁山艺术中心先后在“文创港”面世，年轻的宁波人可能不知道，这两个他们如今周末爱去的打卡地所站的位置，正是曾经白沙粮库的一部分，它们都融合着白沙粮库老仓房的“基因”。

从鼎盛时有200名职工的白沙粮库，到如今只有约12名职工的甬江中心粮库，从曾经白沙粮库60后~70后主挑重担，到现在甬江中心粮库已经迎来超过半数的90后。

未来，在十几公里外的庄桥街道，一座全新的粮库预计将在2023年前拔地而起，和现在位于宁慈中路的甬江中心粮库仅一墙之隔。这位“接班人”暂定将沿用“白沙粮库”的名字，却拥有一颗这个时代更期待的智能化的“心脏”。

从白沙粮库二期拆除工程开工起，白沙粮库算是彻底从曾经“浙东粮食中转站”的功能中功成身退、走出历史的聚光灯，但保供、稳价、守护“粮食安全”是代代粮人一贯传承的使命。

白沙粮库的变迁，也见证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、生生不息的蓬勃活力！



甬江中心粮库。 徐露清 摄